

■苏翔天 著

三原色

潘心林



■海风出版社

I 269.7 / 52619
I 269.7 / 42

1985.5.8

三原色

苏翔天 著

海风出版社

三原色

苏翔天 著

海风出版社出版

(中国·福州鼓东路 187 号)

福建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1 9125 印张 203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ISBN7—80597—153—6/I · 13

定价: 18.5 元

序

朱谷忠

翔天同志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合集即将出版了。在这之前，他曾特意将这部合集的全部作品送到我家里，嘱我抽空看一遍，并以朋友的身份提提意见和建议。说实话，我是非常乐意接触并深入他的作品的。这是因为，我认识翔天的时候，就深为他待人处世的热情和诚恳所打动，后来有了更多的交往，还发现他的天性里还有一种谦虚谨慎的美德，加之知道他在繁忙的事务以外，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写作，从不松懈，心里便更存了几分敬意。正惟如此，当我读完了他所编选的这部集子后，对他的为人、为文，以及情感、意识和追求，也就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显然，在生活中，他是早熟的，多样的经历，多种的体验，使他对人生有了自己特殊的感悟。在创作上，他从不屑于粉饰或雕琢什么，这也就形成了一种淳厚、率直、真诚的特色。特别是在社会日益受着商业因素支配的今天，翔天不屑与所谓时髦的艺术争一日之长，默默走自己的路，以蓄积的各方面的修养，经营自己的作品，真可说是十分的不易。所以，当他后来提出要我为他的这部作品集写一篇序言时，我虽知自己并不合适，但最后还是应允下来，其目的，无非也想借此把他的作品和为人介绍给更多的人。

说实话，我读完这部小说、剧本、散文的合集，第一个最深刻的感受便是真切、自然、有味。真切：以他敏锐的目光凝视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表达对美与丑的强烈的感情；自

然：凡经历和感受了的人与事物，从自己感性的层次向理性领域深化并加以表露；有味：以情入手，以情动人，但不囿于一隅。无疑，这是翔天近二十年中感受军旅和社会生活的全部思想结晶，它显示了作家对社会和人生的艺术观点的某种独特性。因此，也可以说，这部作品集是翔天的文学生涯中自身建立的一块基石。

我还有一个感觉，即收在这部集子中的小说及剧本，如《女儿国》、《龙湖魔影》、《一个女兵的罗曼史》、《梦断莫愁湖》等，都有一定曲折的故事情节，主题亦十分鲜明，让读者一看就会喜欢，甚至能感受到作家在从感受生活方式到把握生活形态方面的能力；但是，在进入艺术表现方式方面，虽然有些部分显得单一、平面，或创新不足，但我们仍可从作家在把戏剧性的情节、细节作为强化感情浓度的处理方面，体味到许多耐人寻味的审美价值。无疑，翔天目光是敏锐的，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现实里的事物，也不可能避免地要以艺术的触角向生活的深层掘进。在这个过程中，他所有的思考也就溶进了鲜明的个性、品格和责任感。当它提纯为艺术的线条时，解读的人，就能感应或领略到某种人生的启迪。同时，我还感觉到，翔天在创作的过程中，总是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视野，并且在不断地对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走向作出更富于理性的思考。

收在这部集子里的，还有翔天多年创作的一部分游记散文。从这些作品中，除了能看到翔天的丰富的生活轨迹，更能感受到他挚爱祖国山河，并在深入自然美境中所引发的深切联想和由衷赞美。在《闽江一日》、《武夷三章》和《龙虎山传奇》等篇章中，我们不但能从速写式的画面中感受到山川的壮美，而且还能从作家特殊的审视中，看到其内心情感

的波动。很显然，新的文化观念、新的思维方式，也强化了翔天在创作上的自我意识和开放意识，因此他的此类散文，往往充满激情和理想，充满开拓进取的精神和优美的情操。然而，如何以更多样的艺术手法，通过对历史、现实的观照，更壮阔、恢宏地表现时代风貌，也是翔天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散文是灵活万端的一种文体，当历史处在重要的发展时期，如何使散文的艺术本质和审美特征更敏锐更灵动更鲜活地捕捉时代情绪，特别是如何地表现当代人的情感世界，我想也是翔天今后的创作中所要思考的问题吧？

眼下的时代，是一个希望与挑战并存、险阻与机遇共生的时代，中国文学也将以崭新的姿势跨入 21 世纪。置身于这样的时代，作家们都感到自豪，并为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讴歌者感到无尚荣光。我相信，肩负重任、勇于实践、锐意进取的翔天，当会在今后的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 | 春暖半生缘 |
|------------|--------------|
| (1) | 春暖半生缘 |
| (2) | 春暖半生缘 |
| (3) | 春暖半生缘 |
| 目 录 | 春暖半生缘 |
| 小 说 | 春暖半生缘 |
| 女儿国 | (1) |
| 龙湖魔影 | (53) |
| 村姑 | (73) |
| 一个女兵的罗曼史 | (86) |
| 散 文 | 春暖半生缘 |
| 家乡杨梅树 | (90) |
| 三沙镇三章 | (94) |
| 三都澳拾趣 | (97) |
| 鼓山我心中的山 | (100) |
| 武夷三章 | (103) |
| 华山揽胜 | (107) |
| 嘉岭山觅踪 | (110) |
| 石竹山记 | (113) |
| 太姥山拾英 | (115) |
| 龙虎山传奇 | (118) |

| | |
|------------|--------------|
| 翠华寻春 | (121) |
| 支提山寻踪 | (124) |
| 玉洞光华 | (127) |
| 山溪精神 | (129) |
| 闽侯十八曲溪游记 | (131) |
| 上青溪纪行 | (133) |
| 九曲溪纪游 | (135) |
| 闽江一日 | (138) |
| 海上日出 | (141) |
| 我与《中国税务报》 | (143) |
| 剧 本 | (144) |
| 一个女服务员的故事 | (144) |
| 梦断莫愁湖 | (163) |
| 走出魔窟 | (195) |
| 两本帐 | (274) |
| 后 记 | (1) |

女 儿 国

女子电话连住在治城市城郊的狮子山麓。营区围成一长方形，周围全由红砖墙和铁门框就，里面除了一个男连长外全是女性公民，外围人只知道里面住的是女电话兵，很少男性公民进入，为此人们称这里是《西游记》中的女儿国。

营区东面是连绵着披苍叠翠的五座山峰——五龙山，山下住着通信维护连和汽车连，这三个连队成鼎足之势，虽远近不过一里，但除了共同活动外，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林依娜当兵一晃三年过去了，现在已是女子电话班的副班长。

她今年刚满 20 岁，中等结实的身材，圆中带方的脸上，一对大眼十分有神，温柔中又带有几分刚气。像她这种年纪的女孩子，有的还在爹妈面前撒娇呢。可三年的军营生活已使她从柔弱变为刚强，凭着她执着的追求，把一个女兵班管理的井井有条，深得上级领导的信赖和赞扬。

早上，连长来到女兵班宿舍门外喊：“依娜，你出来一下。”

依娜听到连长叫声：“唉，来啦”应了一声就跑到外面走道。

连长走近她说：“上午从某军调来一名女同志，她叫珊珊，你准备一下，在班里组织一个简单的欢迎茶话会，我抽空来参加。”

林依娜十分正经地立正：“是，连长！”

.....

这是一个由四张办公桌并成的会议桌，桌上摆着几碟嘉

应子，瓜子、桔子等，四周摆着两排长条椅、房间周围墙壁上挂满了获奖锦旗和镜框，依娜坐在靠门的横头上。珊珊和吴丹红坐在靠近她的左侧，邹影卿和杜淑珍坐在她的右侧后，常玉春、徐菲菲坐在左侧后排。

林依娜“嗯、嗯”地清了清嗓子：“今天，我们在这召开茶话会，欢迎珊珊同志到我们班来，担任我们的班长，她曾是军区的优秀话务员，从今起我们应该服从管理，虚心向她学习，共同把我们班的管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下面请连长给我们做指示。”

连长习惯性地用左手抓抓头皮说：“对于珊珊同志的调入，我代表连队表示欢迎。珊珊刚来，大家要多给她介绍这里的情况，多支持她的工作，一起把班里的事情做好。”

这时坐在右侧后排的杜淑珍却将嘴靠近邹影卿的耳朵：“哎，你知道那个珊珊有来头吗？”

邹影卿小声应道：“不知道。”

杜淑珍又说：“嗯，什么军区优秀话务员，我倒要看她业务能比我好多少。”

林依娜看她俩在私下议论，便瞪了她们一眼后将脸转向右侧问：“珊珊，你说几句吧。”

珊珊听到副班长一提醒也不推辞：“能跟大家一起工作，我感到很高兴，今后还希望姐妹们多帮助多协作。”

林依娜用眼扫了一下周围：“哎，大家都说说口安。”

吴丹红“嗯嗯”两声：“我说说吧，珊珊调进我们班，我表示欢迎，我想她既有精通的业务，又有管理经验，肯定会为我们班工作，带来新的起色。”

常玉春看了看林依娜点点头：“我来说两句，班长在军区就评为优秀话务员，以后对我们，尤其是我业务上还希望

多指点呢。”

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林依娜点名叫：“小徐，你说说吧。”

徐菲菲笑笑摇了摇头：“要说的大家都说了，我……我没什么说的。”又是一阵寂寞。忽地，有个女兵打了个喷嚏，引得在座的，全哈哈大笑起来……

春天蒙蒙细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连队带有灯光球场的操场上，电话班的女兵们正排成一列在水泥地面上，个子不太高的连长板着长满络腮胡的四方脸，站在操场一边，林依娜神态严肃地站在班队列的前面：“同志们，今天，我们趁新兵刚下连队，进行队列复训。现在先从定型，敬礼开始，下面我们先练敬礼动作。”听到“敬礼”的口令后，全班人右手立即平举到帽沿，只有杜淑珍那个小臂和手掌却弯成了120度的角，林依娜上前纠正，可怎么纠正也改不了那个弯手掌的古怪动作，气得林依娜直叫：“你这手怎么搞的嘛？”

杜淑珍被批不服气，不以为然地：“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在家都这么习惯了。”

林依娜瞪圆那对丹凤眼：“小杜，你！你做不好还找理由顶嘴。”

队列中吴丹红转向常玉春嘀咕道：“你看她那熊样，这点动作都做不好！”

这时连长向队列走近了几步厉声说：“小杜，副班长纠正的对，你还顶什么？”

杜淑珍还了他一眼：“嗯”

林依娜与连长交换了一下眼神，“下面我们进行定型训练。”

队列里恢复了平静并成一列摆开，像是在操场上树起了

一堵绿墙。

一只蜜蜂在女兵们眼前飞来飞去，她们一动也不敢动，但又怕蜂叮着，只好眼神一直跟着蜜蜂转。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约莫过了二十多分钟，胖墩墩的新兵徐菲菲眼看有点撑不住，她累得用带点结巴的声音：“报——报告。”接着身体就如一打面团倒在地上。

林依娜下了：“活动一下”的口令，赶紧上前扶起徐菲菲。

连长在一旁见了急叫：“吴丹红，快扶小徐到卫生队去！”

吴丹红：“是，连长。”

……

清晨，天上的星星仍在不停地眨着惺忪睡眼，朦胧的青辉给谧静的地而洒上一层银灰。

突然，一阵急促的哨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连长也在楼下大声喊：“紧急集合！”

这喊声如一声巨雷，震得电话班的女兵们从床上跳起来，有的忙于从枕头下摸被包带，有的忙从墙壁拿挂包水壶，有的忙于披衣穿裤，有的忙于打捆被包……不让开灯，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这里没有歇斯底里的尖叫，只有偶或水壶碰墙的“叮当”声，或者镜子落地的“噼啪”声。3分钟过后，林依娜和珊珊首先背着背包下楼，接着吴丹红，常玉春也提着背包下楼，快到5分钟了杜淑珍把挂包水壶往胸前一挂，抱着打好的背包下楼，邹影卿则敞开着上衣，没来得及扣，并抱着折叠的被子下楼，5分钟过去了，徐菲菲才一边肩膀挂水壶，一边肩膀携挂包，一边手臂夹着被子，一边手提着未穿上的鞋子向连长喊：“报告。”这使早到的女兵们在一旁窃窃暗笑……

连长瞪了徐一眼，表情严肃地说：“你看你那熊样，回去

后好好练练，下次再这样我罚你站一个小时！”

早饭后，林依娜带着邹影卿提上小工具包，骑上自行车到五龙山下的顾副军长家修电话。

这是一个独家院的二层青砖楼房，院子清洁，楼房装饰考究，窗明几净。林依娜上前按门铃。出来开门的是顾副军长二十出头的儿子顾金辉，顾金辉与邹影卿对视了一眼，邹影卿认出他在汽车连当兵，便问：“你家住这？”顾金辉应声：“对，这就是我的家，请进。”

林依娜和邹影卿走进院子，一直来到电话间，两人拿出工具便紧张地修理起来。

修完电话，还是顾金辉送出门，他看了邹影卿一眼：“谢谢你们，有空欢迎来玩。”邹影卿饱含深情地飞了他一眼：“不客气，有空我们一定来。”

.....

这是一个十分明亮而宽敞的电话机房。珊珊带着徐菲菲等女兵当班，几双手在忙碌地拿着塞绳插插拔拔着。

在徐菲菲的机台上，这时有一个小灯亮了，她插上塞绳：“哎，要哪里？”

对方用广东话：“哎、哎、哎，同志（鸡）呀（鸭）你给我接一下，通信站的郑副主任家。”

徐菲菲听不懂广东话：“，你说什么，请用普通话讲。”

对方还是用带着浓重的广东腔讲：“什么？我本来就是用普通话讲啦，我说要通信站的那个郑副主任啦。”

徐菲菲仍不甚理解地：“我知道通信站有一位姓郑的副主任和一位姓傅的正主任，你要找哪一位？”

“不，不，我要找郑副主任啦。”

徐菲菲：“是姓郑的那个副主任啊。”

“是的，是的，没有错啦。”

徐菲菲：“给你接了，他不在。”

“什么，你不给我接啦，干你挠（骂人语）”

徐菲菲气愤地：“什么，你骂人？”

“骂你又怎么样，一个电话都接不通，你干什么鸡巴毛啦。”

徐菲菲气得说不出话来，接着又“呜呜”地哭起来。

坐在一旁的班长罗珊珊知道小徐受了委屈，忙动动她的肩膀劝解说：“算了不要跟他计较了，他们没水平，我们应该拿出高姿态来。”

徐菲菲当场就撒起泼来，她取下戴在头上的耳机往机台上一扔，“我不干了，我一辈子也不干话务了。”

她这么一哭，其它人都转脸看她的热闹了，大家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她也越哭越凶，眼睛都哭成了一条缝。直到珊珊暂时把她带出机房，她才止住了哭。

.....

晚上，值班人员经过白天值班都感到很疲倦，话务量也减少，一起守机的杜淑珍等都打起了瞌睡，邹影卿却感到十分无聊，便接通了顾副军长家的电话，她问：“请找一下顾金辉好吗？”

一个女佣人的声音：“哦，他在，你等等，我这就去找他。”

顾金辉拿起话筒：“哎，哪里？”

邹影卿娇嗔地：“我邹影卿，还没有睡觉吧？打扰你啦。”

顾金辉喜出望外地：“哦，没关系，你现在哪里？”

邹影卿：“我在上班哪，你最近在忙些什么了，唉，上班真无聊，一天四班倒，一上就是六个小时，烦死了。哎，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好书给我找几本，消遣消遣吧！”

顾金辉：“有啊，怎么给你呢？”

邹影卿：“明天星期天，我有空，你看呢。”

顾金辉：“这样吧，明天上午8点，我在西湖门口石狮旁等你。”

邹影卿：“好的，就这样吧。”

翌日，阳光明媚，晴空万里，西湖岸边的杨柳在微风中，轻轻摇摆，像是一位妙龄少女的长裙轻扫着水面。邹影卿一早就起来，穿上她那件自己认为最合身的绿色裙子，骑着自行车提前来到了西湖门口，没想到顾金辉早就到那里了。

顾金辉一见她便迎上前去：“你好，先把车寄一下吧！”

他俩走在长堤卧波，杨柳垂岸的湖堤上。

邹影卿看了看他：“书呢？”

顾金辉：“急什么呀，还会少你的。”他说着从黑色公文包中拿出了几本小说和流行杂志，有《虹》、《高级女丐》等。

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湖边的一条长椅上坐下。

邹影卿含羞地：“小顾，你看这湖面上多美呀，那岸边大饭店高楼影映在水面，水上游船轻轻飘移，多像一幅画呀！”

顾金辉：“是啊，是啊，正因为西湖美，宋代的李纲被罢相后就长住过西湖，并赞美说：“月摇花影鱗鱗碧，风入荷池冉冉香。”大诗人辛弃疾在游西湖后也称赞道：“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但我认为，西湖再美也没有你长得美呀。”

邹影卿不好意思地：“去你的。”

顾金辉：“哎，你知道这西湖是谁开发的么？”

邹影卿：“我不知道，你说说吧。”

顾金辉：“其实我也不知道都是听我爸讲的，听说西湖在东晋时就有了，只是那时规模尚小，到了唐代末年，王审知

称王后把这西湖当作后花园，并动用许多民工建造了一番号称“水晶宫”，从那时起西湖才像个样子，后来有许多名人都关心过西湖的建设，比如到了清代，由于西湖河道淤塞，就有人动员民众和能工巧匠重新进行疏通和整理，增设了许多亭台楼榭，使之面貌焕然一新……”

他们缓步来到荷塘映月景点，那荷叶上的水珠正在晨光下窜来窜去，甚是好看。

邹影卿：“真好看！”

顾金辉：“这还只算西湖的一个名景点，西湖共有八个名景点，还有‘九龙壁’‘古蝶斜阳’‘天湖竞渡’等等。”

邹影卿：“什么？还有‘天湖竞渡’，我们去玩玩吧。”

不觉间，他们又来到天湖竞渡石船，石船边有许多游船款款而过。

顾金辉来到一个小卖部兼卖游船票的售票亭，买了一个布娃娃和两袋口香糖，瓜子等递给她，说：“喜欢吧？”

邹影卿：“喜欢！”

顾金辉：“我们去租个游船玩玩吧。”

邹影卿点了点头：“嗯”。

顾金辉租了个小飞艇，两人坐上小飞艇，飞驰于西湖的碧波之上。

邹影卿游兴到了极点，高兴的拉着顾金辉哈哈直笑，笑声回荡在烟波浩淼之上……

.....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杜淑珍带着一个40多岁，方大脸庞，中等个头而略胖的妇女来连队。这是曾于60年代初当过电话连指导员的杜淑珍的妈妈。

连长和林依娜从会议室迎出来同时问：“小杜接回来啦？”

杜淑珍：“是的，来妈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信里常跟你说的连长，那是我们的林副班长。”

连长：“常听淑珍说起您，欢迎您来。”他又转身对林依娜吩咐道：“你去泡杯茶。”

林依娜走出会议室。淑珍妈跟连长走进会议室，她看了看四周墙壁说：“你们真有出息，又给连队增加了这么多面锦旗。”

连长：“哪里，这些不都是你打的基础，留下的好传统吗？”

淑珍妈：“唉，那时只是根据上级指示，整天埋头干活，虽也取得一些成绩，但同今天比差多了。”

连长：“哪里，哪里，那时你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那才是出色的表现呢！”

淑珍妈：“哦，还提那些老黄历干什么，那只能说明过去组织对我的照顾。”

这时，林依娜端着一杯茶和几袋嘉应子，瓜子之类进来，并往淑珍妈桌前一放，连长忙招呼：“来来，老前辈，随便用点，喝点茶，小林也坐坐。”

淑珍妈：“这么客气干什么，我们那时有点茶喝就不错了，哪还搞这些。”她指了指桌上的嘉应子等说。

连长：“你难得来一次，就多住几天吧？”

淑珍妈：“不不，过一两天我就要走。”

连长：“那么急干什么呀，这次来我们还希望您对连队工作做些指导呢。”

淑珍妈：“指导谈不上，我们那时都是凭着一股苦干精神，现在就不一定适应了。噢，倒是我那女儿从小在家给她爹惯坏了，你可要代我严加管教，包括小林也应多帮她。”

连长：“哪里，小杜在连里表现还不错，请您放心！”